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十

肅齋

希逸

肅齋林希逸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

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之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
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立不
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
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
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

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縹惟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

拏船篙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
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言終以
教助某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
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
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
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
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
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也憂思也詩曰職思
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徵賦不
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

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有司天
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
而強爲之自兜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
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他
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僞者譽其所不
當譽私爲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
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爲姦而已矣慝姦也
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
悅已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
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

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
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
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
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
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狼狽戾
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
爲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
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
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
自點檢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
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
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
人有畏影避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
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
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
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
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
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
節也好惡之情喜怒哀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
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爲此皆爲人而非爲己
所以不免於四謗若修其身而守其本真自
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
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
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

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
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
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
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
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
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
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

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卽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貞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

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慊然也。湛於人僞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立得遇也。若天幸然。

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子去矣吾子去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侂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

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是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

延緣葦間以橈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
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
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
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
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
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
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
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
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
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

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
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
比之說劍又踈真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
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
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
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卽今行於世者不知所
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
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羨之
貨多餘之羸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
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
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
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
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
也與汝遊者又莫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餐而五

警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
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
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
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
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
州曰老僧脩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
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
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壘聚
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德言言名迹

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之羸言其
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羸利也屯之有力
量者則能輕重人費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
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爲君者身方
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
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督人喜之故曰
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
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爲師矣
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
也此一保字便已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

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
蹙之乎願堅立其杖而拄之於願也蹙拄也
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
脫屨而後入急於迎賢人故不及穿屨也發
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
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者卽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
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
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
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旣如此

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
汝之本然性其身尤無益也無謂卽無益也
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
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
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
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
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
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
無所求但飽食嬉游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
言其心無所係着也其歸結卽在一虛字上

虛則與太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
無爲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
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
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夫造
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
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
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
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
比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
墨者而學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不同遂
有辨論之異父愛其旣弟而助之緩怨其父
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
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旣爭而自殺我之墳
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
作垠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
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

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己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世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己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耶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

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卽也。往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支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必卽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

必至於忘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
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
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
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爲
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
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卽無形也其所
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
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
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
而安處乎無爲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
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
毛而不知大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
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
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卽太虛也此意蓋
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

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
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
上嘆其見小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
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
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
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負匱而目織屨也槁項黃馘言
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皮耳
也痊亦癰類也癰痊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
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
足貴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
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余願與誤而
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

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爲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也。畫采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爲旨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者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着手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爲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目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僞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爲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
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
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
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爲士者必不
肯與之爲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爲齒
列而其胸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爲
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
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
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

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化之譴也食如日食
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
秋冬夏旦莫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
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
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胸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爲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纏繞指也鈇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卽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

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剽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荅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危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

正乃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墻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執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矜矜之貌也車上僂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騎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使矜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爲德也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爲學道者

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叱訾也誚也以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

鬚也房元齡云李綿好鬚髯是也長身長也
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
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
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
於事之意偃伏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
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
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
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
此六箇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也
外通者以其智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
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
名必多憂責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愧
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
而消詳之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己者
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
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
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
言六府而末後命字紬繹爲兩句此亦文法
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縞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驕穉者驕矜而有孩拊莊子之意也縞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奚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蟻

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驗也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每求功於外亦悲乎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主有所成皆原於
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
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
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
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
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
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
蕃息蕃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
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播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
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
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
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

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旣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後序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

方術者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由何降明由何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卽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

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兆於變化卽原於一也聖人卽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爲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

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事，搢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卽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

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道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爲好文字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褻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白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也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尺莫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以不萬物之飾爲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暉

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檢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太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旣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況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爲非以不怒爲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博而主於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大儉若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已者言自苦也未敗者言墨

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毅言太朴也。其行難爲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旣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疏鑿而爲之也。橐盛土器也。耜推土之具也。九者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跂蹻與屐同，蹻與屨同。木曰屐，草曰屨，服用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譎恠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竒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辨之事也。以觴偶不

件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莫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

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
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兼言者婁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

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眡合驩以調
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物
物自奉也不忤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人得
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
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
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

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
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
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
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眡之意而合人之
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
爲其教主謂民好鬪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
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以
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
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舍言誇說不已也
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當時有此諺

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饑言其師弟子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

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

曰吾之爲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爾今自哂便是此傲字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不當有爾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

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己之故曰明之不如己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汨寡淺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由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
於若無知之物已而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
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適得恠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
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
不免於魮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黷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
聞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
偏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
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
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爲天地
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齊同而其爲首
者則無爲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
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
包容爲一而無所分辨此在當時有一種辨
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所不可者言
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

不能周徧以此爲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可有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爲也冷汰脫洒也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物無碍爲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謏髡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旣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旣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拍輓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無思筭也魏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者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也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

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惟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謂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已是已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脩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恠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不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

以無是非爲主窸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窸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是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魴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牴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闕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由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爲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此言先第而後師一時筆快之語耳以無物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建亦主也濡弱謙下卽舌柔長存之意爲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實實理也樂軒所

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己無居者無私
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
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坊乎若
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又若無物也寂乎其
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為和以
無所得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
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
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
高而不為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
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
辱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
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
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
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
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巧為巧故笑
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以無福為福曲全者
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
無福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也
以約為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

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
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
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
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
之之辭也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
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憚不以臆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

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
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
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闢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
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爲一也
死與生與不知死生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

心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即黨也不以觴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觴竒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

寓為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粗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教倪萬物者不以此教倪於世俗也莊子之意正教倪於斯世而乃為此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非而後可與安俗居處也瓌瑋高壯也連犴和同混融之意也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諛詭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恠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使讀得莊子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

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爲自然而明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胸中所得非自言語所可盡也

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着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着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子

細看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故不預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辨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

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卽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曰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爲小同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則又遠故持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

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得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爲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萬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爲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辨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卵有毛以

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
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
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
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
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樗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
辨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
之辨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恠此其抵也然惠施
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
無術

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爲
雀鷄之爲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爲鴨伏卵出
於卵者爲鴨毛而不爲雞毛則是卵有毛矣
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爲三矣郢有
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
矣犬可以爲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
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爲羊則今人亦以爲

羊矣謂羊爲犬則今人亦以爲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蟆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繞着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跟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目是其至者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卽方也規卽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柶雖在鑿之中而柶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往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雖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

時狗犬卽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
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
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
黃三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
見則爲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
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
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
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
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
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

身強辯而不已卽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
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
之意也一時之辨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
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
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者謂愈恃其聰明以
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爲人所恠訝
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
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爲其壯與天地同所
存雖自以爲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以之惟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辨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爲少增益以恠誕之說論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強於物墮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夫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蚊蚋然

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

之喻也

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預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爲有而其語亦自竒特故以真之篇末蓋著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意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制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旣高而文尤

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
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之知者矣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十終

三子口義跋

老列莊三氏之書質諸關洛大儒謂爲異學然
程子嘗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又曰
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君子不以人廢言言
有可取固不得輕廢而槩訾之也周謨問於朱
子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
欲讀之如何曰自有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
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爾顧其爲書押闔恢詭
良不易讀莊子世行郭象註論者以爲乃莊子
註郭象耳閩林希逸著三子口義頗平實顯白

近已罕得

祭酒臨穎賈公藏善本偶諸生胡旻有活字印
因命摹之以代抄寫夫三氏之言有須解者有
不必解者有可以意了而不可以言解者亦有
不可解者讀者要自得之賈公謂予盍題數語
以示摹印之意遂書所見於簡末云時正德戊
寅夏四月既望南京國子司業弋陽汪偉跋

莊子釋音

第一卷

逍遙游

○鯤昆幾上聲鵬朋搏團而上上聲埃哀

且夫同此後不音可以意求之覆入聲坳四聲膠去聲

培裴夭上聲闕遇蜩條鷲音學亦決血搶銜榆俞

枋方莽蟒蒼如虺字滄音果如小知知智大同

苗窘螻惠姑姑椿倫廣去斤尺鷓晏夫知知音智章

夫智行去比毗譽余數上數上泠零惡烏已紀

爍音下治下已鵠焦鵠僚當去怖普

大大庭聽藐邈射音夜夜食亦淖綽癘厲狂同

與乎預同下與觀貫盲庚眉女如汝舊讀薄非薄薄斬祈垢苟

糝比糠康斷短汾焚宵了鳥喪去聲瓠之音互下郭落反

種腫盛成剖晉瓢消哂哂嗚楞為去聲培垢泝泝泝泝

統曠鬻育說稅難去聲將去聲敗邁樗抽中去聲下並同

卷權圈二去如上聲又字狂三姓生星星教音遨傲二跳條

辟闕罟古藜狸徬旁徨皇天聲上

物論 ○ 綦其隱去聲嗒吐或作谷反喪去聲後居居姬

高考籟賴塊對苦怪苦怪噫又乙音界反窳苦吁到胡二反胡

琴良救六畏於鬼鳥佳子委諸枅雞肩二圈起

其阮注烏攜於花鳥污烏謫考謬豪突妖音二

咬於交反喁五恭反冷去聲下刀凋比毗

知智間平詹占覺皆音教後縵慢窄教惴瑞詛據反

殺如字舊厭於血許近去樂洛熱摺姚遙佚逸

態貧菌陰朕直骸諧藏去聲該遞弟靡如茶濕

二音疲皮芒忙與預殼寇惡音鳥後不音故為

去聲後為廷庭挺二楹盈愴詭懦決復扶幾幾

朝如狙七徐緇芋音序又之知音智好去滑滑

同滑潘夫聲上吟軫稱去聲嗽欺音箠反伎寘園利幾祈

葆保膾檜齧臬溼濕鱒秋恂音首峻二媛爰芻窳窳

秦患螂即且子鴟夷尺者志市獮篇媼牆麗平決血

互音 涸 二 瞿 劬 孟 浪 一 如字 一音莽 朗 漫 濶 熒 音瑩 本

女音 下 皆 大 泰 彈 徒 鴉 駢 灸 相 為 聲 去 旁 挾 俠

脂音 吻 二 昏 昏 奄 徒 知 惡 反 烏 路 弔 的 解 蟹 黠 聞

闇音 和 字 如 倪 三 崖 諸 覓 曼 萬 衍 聲 去 竟 境 景 影 曩 奴

與 餘 胡 蝶 同 唯 周 蚶 附 翅 詡 遽 渠 又 去 聲

第二卷

養 生 主 ○ 知 智 同 為 近 聲 去 養 尚 為 聲 去 踦 彼 居 若 呼

嚮 享 驕 呼 麥 中 皆 同 下 諧 熙 技 綺 好 聲 去 批 備 卻 逆 去

反 却 道 皆 又 作 導 窾 窾 祭 挺 苦 軌 孤 更 庚 劓 刑 間 平

難 為 戒 等 去 聲 誅 獲 劃 二 解 蟹 同 下 縣 躊 躊 踏 除

惡 烏 與 餘 下 有 啄 琢 畜 六 許 王 旺 聃 後 吐 藍 反 失 字 如

又 音 逸 一 號 聲 平 少 聲 去 倍 同 佩 與 背 樂 洛 縣 玄 傳 專

公 其 行 去 聲 量 亮 又 平 治 聲 去 而 知 智 下

為 聲 去 乳 乙 砭 江 問 強 聲 上 術 與 述 同 惡 烏 路 惡

音 災 惡 烏 下 不 音 者 災 戶 逢 皮 下 拂 如 字 下 偃 紆

拊 撫 擠 禮 子 計 子 好 聲 去 扈 戶 虛 音 墟 又 勝 升 語 去

後 皆 訾 紫 上 上 聲 後 跽 其 拳 權 謫 革 直 謀 疊 易 去

下 皆 皞 昊 如 汝 葷 熏 知 知 上 並 如 字 舊 闕 亢 苦 紐 九

遠 渠 散 聲 去 葉 攝 使 待 使 同 粗 麤 爨 竄 清 性 與 險

慎 與 任 士 樂 洛 下 奇 易 亦 惡 路 鳥 傳 平 聲 下 惡 字 如

後惡治去聲行下孟喪浪息音第去聲第勃核音核音蓋

其知音智蹶月厥反又其列彥孽音町徒頂哇音螳音堂音郎

勝升為聲盛成娠市忍溺尿蚤文盲音僕音拊音撫

轅素櫟歷絜紆散上聲散人同腐輔液亦楠音訖音蠹音如

見見祖查力天上聲下聲培音剖音幾音祈音機音二音覺音教

診軫詒呼譽余乘去聲比庇賴賴軸音還音吮音咄音喚音許

醒呈楸秋上聲狙徐杙弋麗音如音又音禪音膳音解音去

字又如亢抗疇時疏踈音會音撮音活音二音反音髀音陴音二

挫卧鍼針緋佳餉胡筴策食音僅音窺音郤音隙

德允符元音如字又駘音後音同而王音旺音喪音去

彼為去聲其知知後音一音知音而音最音最音要音腰音假音皆音非音

昇音諸音殼音蓮音中音中音地音不音佛音佛音楚音子音更音庚音稱音如音字音又

見現行孟語去聲諷音幻音患音枉音質音桔音工音它音陀音和音去

而和期基傳平聲悶門汎音幾音上音卹音血音樂音洛音使音去

狔豚食飲胸舜翼甲所音取音娶音復音扶音譽音余音滑音骨音卻音隙

離去聲闔音因音跂音企音脰音又音說音說音稅音下音說音齊音桓音同

脰豆肩賢痕二菴音又音於音癭音領音惡音烏音下音不音斷音琢

喪去聲鬻音育音食音嗣音又音如音字音下音誓音教音好音惡音並音去音槁音考

第三卷 瞑音眠音選音去音聲

大宗師

○知其知是知字音夫上聲下當去聲下同

暮模假格覺音教後不皆同益厄二哇卦胡二反胡者嗜

說悅惡路訖欣距巨脩蕭捐沿類去軟煖眩樂洛

皆同他陀觚孤那丙崔駢瀆蓄誓教好皆同聲下

愧本仁知以知去得與音預涸鶴响呀又去瀉儒

沫末譽余塊怪苦對二反佚逸勝升傳平先天去聲

長展兩下狝又音上挈苦戲坏胚崑崙論

大泰山音顛專項呼禺愚少說悅相去僞禹

孺孺惡下並音烏倚倚易去參三朝彫櫻音榮嬰二

需須於烏謳歐參七寥僚尻若儂續句古如字反

贅銳診辰間閑跣駢躡僂女汝惡下烏路反亡無

惡去聲鴉干炙拓更庚縣玄下解蟹下叱昌

怛丁翅啻悍扞鏌莫鄒耶惡烏下撓撓挑兆

編邊和去猗宜於行女汝疣尤痲換癰於覆芳

倪謹又音仿旁徨皇憤內觀貫下之造七報反詰

畸居特覺如字軹只黥鯨剝器恣字雌又如睢維許

許鼻潘音番煩二與預好字如黼甫黻絨其知智夫

捶反之垂又作藥時水三息與音同為去聲整躡長展

復扶蹇蹇墮規枝與肢同去上好去裏果食嗣

任壬趨佳

應帝三 ○齧 臬要 腰覺 教中 字仲 又如 語去 度渡

蚤文 矰增 懸 奚壙 廣苦 琅朗 浪二 芻藝 復扶 反

漢莫 治去 治声 同嚮 向享 二勸 倦易 亦技 緝其 援爰

狙余 便評 釐音 狸來 二楚 蹙治 声去 天声 與下 音余

如世 亢亢 抗相 同去 声下 嘻熙 鄉亦 音作 齊齊 下同

復扶 鯢倪 審字 如失 音如 字又 委萎 蛇移 弟類 為字 如

下為 爨竄 食嗣 下同 知智 睽趙 條叔 渾胡 沌徒 本

駢押 音 縣玄 疣尤 藏去 声去 煌皇 擢擢 纍纍 彼劣

瓦字 敝亦 步作 結反 蹇跬 屑譽 余歧 胫形 斷反 註同 下

去声 意如 字下 同齧 齧紇 蒿好 養養 囂許 橋五 反屈 註

响况 况於 况反 俞如 字又 纒墨 索各 撓小 與餘 上時 掌

殉徇 挾叶 策策 塞代 惡烏 屬蜀 俞如 字音 榆

策 策 埴植 中 去声 下填 田顛 丁援 爰關 或羸 惡烏

樸朴 胝氏 跂同 丘氏 下澶 澶憚 漫慢 摘教 搏如 字又

靡如 胝計 知智 下馬 扼厄 介八 倪五 第反 闔因

鷲至 曼武 詭九 縣玄 好知 声並 去

第四卷 ○胙作 鄉向 知智 罟古 刺反 七智 胞又 勅作 胙反

魯酒 薄魯 酒薄 邯鄲 圍又 見准 禁令 殫丹 鑠藥 音

攪呂係力結所倭垂戲義弩怒苟鉤呆音

奕轉耳翹音消享二音愉二音喬音

卓卓齋齋跪危益利又音淖音

劇居縣玄債奔肢紮峴危鉞斤鋸懷脊籍嶼音

岩嚴接如字或云相習嚆高屨厥止如字或

正虫 意醫噫津辛天地 溲良由力詬反

披披要一圾炭數朔絃戶毆口佻於執直立二反

寓字菟音亦作晚軼輓颺許逆生搯音骨音印伯又

佚逸穉橋鼻羔汙剛怡超瘍羊髭大焦將

皇况芎又本花反音花反音悛俊縵墨皖環



